



詒清堂集卷三

古歛張習孔黃岳著

甥陳 圻康疇校

重修徽州府儒學記

今上上乘運握符力追三五康又元元而尤以作  
人爲飭吏之本凡寓內學宮有傾圯者悉命有司  
葺治以示儀型我徽爲程朱父母邦世稱東南鄒  
魯郡學負飛布百紫陽名公鉅卿相踵出稱人文

言清堂集  
淵藪顧殿堂齋室時有墮闕前此者因敝圖新類  
塗墍以飾耳目且用民者非媮卽怠求其功能稱  
事十無二二是以歲遷月易湮廢相因天惠南國  
名德迭興時則有大司馬操撫蔣公開代偉人鎖  
鑰天塹子衿之士俱蒸蒸向風而郡大夫藺公膺  
特簡以守我徽下車之始卽以興起教化加意黌  
序爲首務又雲間章子以名進士來秉教鐸壹意  
虔訓飭以承三上旨大夫相得益歡旂笳笳而鸞

歲曦無淡日弗戾止顧謂學宮 聖靈式憑風化  
攸墍此之弗備何以稱 天子廣厲盛心於是特  
捐千金爲倡而備兵大夫洎郡邑僚屬亦罔不捐  
俸力襄猶有不足則章子輟首蓄以佐之乃悉布  
其規畫經營之策凡所以善厥始終者罔弗詳爰  
以其事陳之蔣公公拜疏入 告神人協和群心  
歡豫薦紳士庶咸樂輸將鳩工庀材百役具舉自  
春徂夏 文廟兩廡啟聖祠明倫堂戟門甬道杓

坊爲之一新計用工九千有奇而齊室講肄之所  
費用其功工及其半文廟後故有尊經閣廢圯  
鞠蔓草者垂百年章子謂此制不可不復披荆榛  
訪遺蹟考故典而上之郡大夫大夫愈忻忭復拮  
据推助聞之憲府如前肇工鼎建迨暮落成計用  
工萬一千有奇言言翼翼憑城凌霄遂爲一郡壯  
觀於都盛哉徽學於是雄冠江左矣藺大夫謂予  
嘗典學且居鄰辟泮屬予記之予惟先王庠序之

設比年入學中年考校月程而時術之要使仰有  
所敬而俯有所依進退登降之有所施而典籍器  
物之有所守夫是以小成大成由之化民易俗也  
國制官師並建治教兼隆其培育人才者繫惟良  
牧良師是賴使規制陋士將安仰典物廢士將安  
放進無以承鼓篋之威退無以聚敷衽之適業將  
安敬而群將安樂士之千古若也豈無由歟今也  
新安有靈文運誕啟而名賢碩儒司治司教一時

而集千載之盛於人所視爲傳舍遠廬者不恤勞  
費永肩一心以漬於成使諸士藏脩恒於斯遊息  
恒於斯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於以  
守程朱之業而嗣鄉先達之徽其所造於新安者  
豈尠淺也盛朝雲漢章天勤思薪楨而勝舉旣已  
上聞實仰契 天子崇文至意至捐俸急公者例  
紀於司勳則由是以晉鼎鉉以稱棟隆直舉不廢措  
之耳然則斯役也聖道尊王政舉而群公他日所

以布閭澤於天下者亦權輿於是矣吾能無重與  
乎哉先是輪奐初飭文公祠前池中有臺蓮之瑞  
茲百度改觀則天寶國華將有不可勝紀者予茲  
載筆跋之操撫部院蔣公國柱郡大夫蘭公一元  
俱遼海人博士章君霖松之華亭人董是役者爲  
照幕某法得並書

重脩本族祠堂記

王格有廟利涉大川渙之所以亨也蓋萬物本乎

詩清堂集  
帝人本乎祖務乎其本則華實條枚自殷然其相  
屬故享帝立廟先王並舉之凡以萃渙之道無有  
尚也推之家國莫不宜然吾宗故有祠歲久頽圯  
崇禎甲戌歲族屬庚爲修葺踰歷歲時旣成大堂  
寢室而門庭廊廡以貲費不給仍缺焉未備習孔  
時爲諸生食貧覩此工弗潰成無以芋先靈而鳩  
來葉痛心矢願十有餘載順治壬辰督學山左癸  
巳丁大故歸里甲午之春始克捐歷官之餼計若

千金庀材鳩工鼎建門庭兩廡周以崇墉然後規  
制大備十餘年之積願至此乃酬于是俯仰于几  
筵棖桷間優乎其有思也肅乎其有懼也更皇皇  
乎其有望也曷思乎爾遡肇基之蹟仰燕翼之貽  
莫不有經營之澤在焉相其流泉觀其陰陽昔之  
人伊可懷也吾是以不能無所思曷惧乎爾我上  
祖汝舟公居滿田數傳而子姓蕃衍散居歙南吾  
宗自百八公始遷于此代生偉人爲鄉里之望習

孔鄙陋不才無能亢厥宗而爲弓冶光顧茲廟貌  
承以眇躬是則不能不滋懼乃若皇皇乎其有所  
望者則更有說焉國非有強弱四維張則爲興運  
禮義失則爲亂邦家無論貧富敦倫紀則日躋于  
昌隆伐元氣則日夷于卑辱吾宗其勉乎哉族分  
四門始于一人人繁有徒根于一氣合宗人而共  
爲一心雖有橫逆莫吾加也分諸人而各爲一心  
雖旦夕保無外侮而常子子焉無可恃也此阿柴

所以有折箭之喻吾宗其勉乎哉今夫正月五日  
少長咸集于祠尊行舉教訓之言以號于有衆踈  
者以親競者以平法誠善也然未免嬉嬉泄泄視  
爲故事甚且謔浪喧競恬不爲怪崇朝而散其故  
吾猶然則雖有入祠會衆之舉是亦徒耳習孔不  
望宗人之循其跡而望宗人之履其實當思夫共  
此一祠是同室之人也強凌弱衆暴寡豈同室之  
義哉以智相御以術相傾豈同室之義哉視人之

患難而莫之拯知人之冥行而莫之導幸人之灾  
阨而轉以快其私豈同室之義哉惟是家以孝弟  
相期人以任恤相勸平居則雍和退讓而無所失  
有事則整齊合一而不可犯尚禮義崇綱紀則此  
祠之安康永久端可卜也其勉乎哉後之賢者無  
念吾言念茲祠焉可矣念茲祠斯念吾言矣

樂賢館記

海內治廨自外及庭皆爲門者二獨山東臬司爲

門三曾而督學衙署又居司內西北隅距門殊遠  
舊有賓館在門外歲久而圯學使者當其釋考校  
居無事時鄉大夫及四方賓旅間脩謁例當于賓  
館以圯故賓不入以遠故主不出在法燕見者輒  
不得乘車騎及庭率懷刺入立候門下于禮殊褻  
順治癸巳歲予董學山左視衙宇之右故有閒室  
爲闢門達外垣其內道使弗道賓至先息其中以  
遲主之出顏其堂曰樂賢或說予曰樂賢美名也



言海堂集  
顧計有未便焉山左爲畿南鉅衝輜軒之使取道于茲者無虛日又臺察省憲之所蒞鄉大夫若宦遊者以事至無虛日且子之官職在表率屬僚殿最諸士其權可以市寵而推澤凡此款門而求通者豈盡賢哉非已有所干則代人干爾故嚮之居此職者嚴闕城府豫誠其闕吏謹謝客勿通設辭爲解唯患避客之弗深爾今闕館而徠之客且脊至毋乃自困乎予曰不然見賢而不親是無禮也

親非其賢是不明也吾唯不明與無禮是慙奚恤其他且吾之闕斯館也以樂賢也彼有所干及代人干者其賢不肖爲何如乎使顧名而思厥義方且深憇于中雖有辭將不得盡焉吾何客之距若其冒焉不顧而唯私之是瀆是客先不以賢者自處亦何言之能入自貴者當不其然至于吾身之闕失士風之汚隆學校之利病有能以周行見示是吾師也昔曹叅治齊避正堂以舍蓋公公孫弘

相漢亦開東閣以延賢儁况予閭陋唯恐賢士大夫之金玉其音耳尚安敢豫逆其非賢而失賓主之禮哉抑孟子有言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吾之取此非第以賢望客亦將藉之以自考也予何疑焉既以荅或遂援筆記之以昭其緣始

義田記

吾宗之聚族於柔川自百八公始計其時當在南

宋之末百八公四子後遂分爲四門凡族中之事四門更直焉族故有三役曰神曰祖曰歲事神者五歲一直事祖者四歲一直事歲者歲一直蓋自宋迄今未之有改四門中惟吾門弗振不獨患貧抑更患寡每直役殊苦負荷賢者拮据否者勃谿爲累無已吾家自王大父播遷外州已四世役事皆遙爲協助迨予壯始謀歸孤煢酷貧恃研田而給而門之數竄其貧復等予不忍其瘁爰竭力稱

詩清堂集  
九  
貸以承之自順治丙戌登賢書始盡舉諸役獨任  
歲以爲常門困乃紓自丙戌至今又十餘年門之  
人無諸役之供輸而有諸役之沾飫固甚樂也顧  
吾老矣家本清寒吾子孫脫不能繼吾事則拮据  
勃谿復將如昔日寧不爲慮乎於是捐田若干畝  
視役之大小而三分之事神者五獲事祖者四獲  
事歲者歲獲計畝之入約十五浮於役俾直者旣  
足以畢役而又食所仿以贍其貧其制視年之長

幼而遞更其直覲者不得躡而強者不得擅此制  
立不獨吾門役事長不爲累而貧者資於所仿又  
鼓舞於不倦自茲以往吾門其有瘳乎嘗讀錢公  
輔爲范氏作義田記當時負郭千畝亦云腆矣然  
今亦安在耶于稽其故蓋范氏義田特以贍人之  
私而族屬蕃衍析而漸薄其勢然也吾歷監司僅  
數月不能如范公之位將相而仕累朝其所捐田  
視范氏誠渺哉不足道然吾法則以田歸役役事

言清室集  
更世代而不變則田亦隨之直役者止一人而租  
入無分析之患受田者以齒及而前人久據之患  
先承役而後受田田之入也羸於役人樂趨之則  
又無諉避之患天祚吾宗其庶幾以克永世也哉  
嗚呼自古帝王之貽謀聖賢之誥誠無不以爲至  
矣而卒未有不變者也吾亦言其常耳奕世之後  
吾安得而知耶嗣而守之絜惟賢子孫是賴又安  
俟夫子言

逍遙遊記

吾郡處萬山中故儉於水城西畫舫十數供遊飲  
者名曰浮湖特瀦水耳泛者上至太平寺下禹梁  
而止曾不數百步遙睇西北景色層沓掩映雖欲  
溯流從之舟輒膠不可挽殊使人格格不暢吳子  
右舟獨出新意結亭于筏周以闌楯張幔布席可  
坐數人謀爲水嬉壬寅春先日約客予泊王子莪  
懷胡子綱思偕從詰旦夙興將赴滸次而天色曠

萬惠雨至欲中輟右舟謂游事貴勇今不果則興  
沮而事廢後更不可鼓矣當乘銳往脫中道雨豈  
遂無他策予謂吾輩勝游天必相數當不雨遂登  
筏解纜西上小几環坐爐香茗椀博戲諸具咸備  
致絕幽雅尾聯二筏寘歌人及飲食具往時湖舫  
僅泛澄潭茲逆齒急流行人坐波上距水面止二  
寸許浪激澆潄左右沸如冰花雪乳晶潔令人欲  
餐稍上爲古虹橋度此境漸夷曠左皆石壁屹立

蒼翠橫亘數千仞右則浦淑環互平接阡陌歌管  
清脆迴風縹緲殆將凌虛脫去予與綱思小爽竟  
右舟義懷復同綱思角葉爲戲且博且顧不盡其  
技而止時竹者肉者絲者金且革者各獻藝天始  
弄晴衆益快前觀百槐臺爲程叅政故宅平原坦  
曠如蜃樓結撰亦殊可觀再進則三元殿傑峙河  
上衆釋筏登岼岼上桃數百株苞始坼間以新柳  
皆映水立姿態天逸人穿其中顧盼成韻視筏艤

言清室集  
河濱朱闌翠幔景色絕可愛乃知岸上觀我輩樂  
復不淺耳三元殿甃石爲臺迥出塵埃廣縱二百  
尺臺上爲鉅閣三級高七十尺升閣遐矚前見河  
流東下勢蜿蜒如龍飄逸如練湧灑如翻永閣後  
俯松濤層疊謾謾生寒松外菜畦麥壠黃碧無際  
亦一勝也居人鄭某以茗果餉小啜再登後溯洄  
頗紆折至鄭村作食畢天大霽旭日煥耀水光尤  
勝每至竒麗處輒浮大白自此行左右皆鉅姓顯

閼雖頻年凋敝而萬宇鱗比宏濶軒幄政復未改  
衆謀所向以梅村新堤去水不半里許敕篙師放  
筏先行俟于場田橋次因步去堤上桃夾立較三  
元殿尤盛堤內爲塹塹內葉氏聚族園亭參差花  
木瀟楚不暇深涉至場田遠見張幔者飲喬木繁  
花下卽之則鮑作舟季父也作舟于莪懷網思爲  
同年友與予及右舟交又最稔聞四人至喜而前  
揖客援止甚堅予輩矐于水嬉力爲謝却亟登筏

初意欲抵岩鎮大堤既爲諸交親所知慮復有要  
者以禮法見困遂返棹場田石梁下昔嘗聚魚以  
千億數欲停後觀魚魚聞鼓柁聲皆潛令歌人一  
再度曲度其仰沫而前乃日將旰不及待矣自此  
行順流中倏忽易景雖循故道而意致自別若未  
嘗經歷者有石厂俯溪上曰小赤壁也古剝露叢  
篠中曰竺溪寺也東望飛布端儼曼立無所附南  
望石耳諸山隱見雲表石耳之內重巒複嶂黛色

深淺略辨遠近山麓紫霞一帶初視爲桃林審睇  
乃知爲丹崖赤城疑仙真所居也北揖黃山諸峯  
蒼秀不可名狀西則黃蘿天馬在眉睫間洵眺覽  
之最曠者歌人更作新調簫管發越所至處行人  
遊女無不叩首昔李太白著華陽巾服宮錦袍偕  
崔宗之泛采石岬上觀者如堵茲游殆欲擬之歸  
路將半而莪懷諸子弟亦以踏春歸遇諸埃招入  
坐復爲豪飲無不沾醉至三元殿遙見許芳城角

言清室集  
巾野服行吟澤畔旋起與語再入僧寺啜茗暮色  
催人卒卒別去登筏疾流甚迅誦夕陽在山紫綠  
萬狀之句雲隙漏日赤如金之在鎔波光相涵若  
星宿海童子競以火爆擲空中碎訇之聲轉助豪  
思睽曠間而城郭忽當前矣樓臺嶙峋高下無盡  
氣象又別旣抵城下樂意猶津津不置右舟日茲  
筏遂開後來水嬉法門不可以無名張子曰筏所  
以通舟之窮舟阻于瀨故游不暢筏則致遠弗泥

擊空明溯流光其樂安有圍哉鯤化爲鵬而其運  
始神舟化爲筏而其用斯廣則謂今日爲逍遙遊  
可也遂以名筏歸而諸子各有詠得詩如干首

逍遙遊附記

予旣同莪懷綱思右舟泛桴爲水嬉予與綱思奕  
莪懷謂奕止二人事不衆共不若鬪紙葉爲佳遂  
歛桴而陳紙葉葉凡四十此技妙于善測予不能  
測故不與凡鬪三人各拈九葉葉有四類惟錢類



言清堂集 卷三 記  
以少攝多餘皆以大攝小一人測二人所覆葉度  
彼有可攝我者則匿我所愛而先出賤者以嘗之  
彼果攝我則示其所恃然後出所愛以雄長于彼  
苟更無攝我者則出么麼至賤以窮其類彼非此  
類雖至貴亦詘于至賤謂之奪趣賞格尤重凡此  
類名甚多予不深解大率爭在先機我不欲先則  
委所嘗故授先于人當機則奪其先而盡蔑彼所  
愛全以揣測得情爲妙眉宇聲息欬吐瞻視無不

用測測而失則惋惜悵恨得則謹呼叫絕一座皆  
竦予謂今日之行謂何而久博藝欲博盍閤戶爲  
之乃釋去流覽間諸子因問余奕與紙葉等戲耳  
子何以好奕而不好紙葉亦有說乎予曰吾曩觀  
鬪者之測人覆若詩人之咏龜兔此非有格法可  
據特意之耳意之術多端吾皆不能鬪則必負是  
以不好也諸子曰觀子之奕品亦似卑卑耳獨不  
爲勝負計乎予曰諸戲莫善于奕奕才有優劣而

優者先受劣者子益人之短而齊我所長不以所能而駕不能也故至優與至劣亦可以對局而得其平若鬪葉則不能益而使齊度人之隱而測之譎者亦肩其隱以距測測不得則用餌而淺者或反以投人餌是以優者屢中而劣者屢空非公平之道也吾是以不爲而諸君好之亦吾所不解也一客日子以屢中屢空爲言豈顏子之貧爲與端木氏鬪葉所致乎衆乃大噱因附記之

京師新安會館記

海內諸郡邑皆置廨宇于京師名曰會館凡鄉之人仕于朝者途經紀其事以相聯屬疆場之臣以事至者先止是休息然後徐適其所事以貢舉至者則授室以處紓其僦賃之費于是乎有歲時燕慶之禮賓餞班給之制而鄉誼以敦法甚善也吾徽故有會館在京城內鼎革之後鞠爲烏有庚寅歲予官比部尚書郎顧此制闕然致至者靡所投

止而諸典禮俱鮮統屬心竊慨焉于是勉爲區畫  
卜地于珠市口之西欲謀鼎建甍甍聖石之屬旣  
具乃忽奉 詔使蜀蒼黃出都匝歲畢役返京師  
而諸材竟多耗失僅有存者恫念此志不容中輟  
復黽勉從事募諸鄉人者十六予稱貸以給者十  
四貧官力薄事事掣肘親率僮僕胼胝拮据于壬  
辰季春幸以告成門庭之內廳事三楹內宅三楹  
左右書室各二楹庖湔厠廐咸備費銀以兩計者

七百二十有奇予又自置几案床炕坐席儲庖之  
具泔泔類沐飲食之器操作博奕織猥之物凡日  
用所需俱委其中是歲當大比吾微泊籍外郡獲  
雋者十有一人于傳臚之次日徃各郡例期當迎  
賀而館適成乃設供張肅諸新貴合饗以落之予  
稱觴諸君曰晉獻文子室成張老善頌唯是國族  
之聚惓惓焉吾儕厠朝班共 王事義不得懷鄉  
土而返顧則縻于斯者亦國族也官之遷流不常

而鄉之戚屬無改苟推聚族之誼則交相崇輯使  
茲室之歷久而不隳豈非文子之所深願而致禱  
者哉周禮八法三日官聯以會邦治凡以佐天子  
均邦國也其在四海九州之人且欲其貫通而無  
扞格矧屬在桑梓而可無萃渙之道歟則斯館也  
雖非一姓之世守然而以協寅恭以崇親睦以惠  
遠人甚非可以遽廬視之而傳舍諉之者矣諸君  
其念茲哉于是賓酢主人曰先生既肯堂構吾屬

敢不永言墜茨以無忘先生之勤爰歌斯干之首  
章莫不夷懌醕無筭遂籍其事于簡牘用遺後人

東鳳凰

地名在歙縣北二十里

木橋記

在昔王制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其職  
蓋統于官司非閭閻之所有事也故夏令曰九月  
除道十月成梁周官雖未嘗顯言其制而司險達  
道路懷方士來遠民其不遺濟川之具明矣周政  
衰王澤竭故有子產脫輿田單解裘之事雖曰取

譏大賢而開忌人主固亦仁人之所用心也于以  
補王事之闕可盡非歟吾邑富資之水至跳石始  
大經東西鳳凰會布射河入練江鳳凰之水猶可  
以夏厲而冬揭辛丑孟冬予偶由東鳳凰至霍家  
瀨河無橋梁乘輿以濟殊苦艱險予憫涉者病特  
造木橋一道長二十二丈植木爲址計十有五架  
跨河南北行人便之此地村落縮互越陌度阡無  
不取道每至嚴冬冰雪刺厲非忍凍徒涉不能飛

越自有此橋脛皴膚裂之苦庶幾免矣但橋無守  
者不能經久鳳凰人胡某來告予曰先生城居距  
鳳凰二十里數歲或一至耳先生無所事橋先生  
此舉爲惠嘉此方人也典守之責吾屬其敢辭茲  
與同志者十人約各出穀一石歷歲生息以爲守  
視修補之藉且慮人心易渙奉土地神爲會以盟  
之庶永傳先生之澤也予重嘉其意再出穀三石  
佐之今而後篤祐者有神典守者有人而予志更

言清室集  
懌矣遂書其語於籍并誌十人之姓名至歷年錢  
穀收放之數則以屬之胡氏

說

資稟說

資稟之說聖人所不立雖然其曰我非生而知之  
者恐阻學困攀躋之路耳其實聖人之資稟千古  
獨絕世斷無有儷焉者也故孟子曰智譬則巧聖  
譬則力有力無巧終歸於偏至巧力具備始稱乎  
大成如謂凡今之人孜孜敏求終能至乎聖人之  
域吾斷弗信者也或曰聖人不要語其謂生安至

此學利困勉亦至此者豈誣乎曰此孔子引愚柔者以遵途使得至其本性之分且所謂知行者乃指達道達德人倫綱紀之事未嘗推而至於其極也推而至於其極豈生安困勉之能渾然若一哉生安至此困勉亦至此此必生安者每停車却顧以進彼瞠乎後者則可耳如困勉百倍其功生安亦百倍其功則終困勉之身豈能及哉或曰生安既至乎此乃是止於至善無復可進則其優游安

止之日皆困勉竭蹶追隨之日豈有不能及之理曰非也孔子四十不惑五十始知命六十復得耳順至七十又有從心不踰之境焉使學利困勉之人效孔子之所爲終日終夜忘食忘憂百倍其力以時習之乃孔子七十已能從心而學利者七十始能耳順困勉者七十始能知天命雖前途宛宛終有到期而人壽幾何河清難俟則亦終不能優入乎聖域矣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亦知之困

亦知之此所謂知者猶是平實之理中人以上所  
可幾者若其七十以後所知者豈學所能得困所  
能得乎然則七十所知者與前此所知有異乎曰  
曷爲其不異五十第知命耳不知有耳順也卽預  
知人當有耳順一境終是懸揣其况耳至六十始  
親知耳順之境乃如此也六十第知耳順耳不知  
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卽預知人當有從心所欲  
一境終是虛擬其象耳至七十始親知從心不踰

之境乃又如此也聖人之道固非可若是拘泥言  
之然卽此意有可推者而謂至善可止乎止至善  
者不遷之謂孔子三十已能得之厥後尚有如許  
精進則止豈畫焉不前之謂哉曰孔子三十能立  
卽爲至善後尚加功進而未止然則至善猶未至  
乎曰不然也至善者極也止至善者止於極也至  
不至所爭在止者善無有不至者也如堯舜止至  
善者也湯武亦止至善者也文周亦止至善者也



言清堂集  
之數聖者所止分量各有不同而至善無增損也  
孔子三十而立謂之止至善則可謂至善已極於  
此更無可進則不可矣曰然則孔子七十以前其  
知既未至則其言亦未至而論語諸書尚有所未  
盡善乎曰不然也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蓋言其  
年力所造亦遂至乎如此之靈妙耳至於發言立  
教苟不至於悖天命而惑向方則其理無不至者  
固不必俟乎耳順從心也吾今且曰爲臣當忠爲

子當孝理根性命學戒詭奇斯言亦豈不足傳者  
而况於能立而不惑者乎曰果爾子自能發言爲  
經垂世立教矣又何貴彼孔氏爲曰甚哉斯言之  
固也孔子之所以傳者不以其言也以其行也呂  
氏春秋懸千金購易一字而不能其言豈不至與  
而卒不可借以貸不韋也則以其行非也吾前所  
舉四言亦言之耳反以叩吾行無有也又安敢望  
孔子曰使子能行所言遂敢儼孔子否曰不敢也

孔子資稟高而吾資稟不逮資稟高則所造深而  
所獲有不同于衆人資稟不逮則所獲終淺易而  
標義鮮精微極所能言不過如上四者之顛若孔  
子則固有精微於此者分量之相越蓋甚遠也此  
吾諄諄然爲人之資稟重之也曰參也何竟以魯  
得之曰參固以魯得之矣則何不更進而取焉以  
賢於仲尼而乃爲是恭乎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  
舜若然孟子何不遂自爲之乃令曹交歸而求乎  
然後知極曾孟之所造亦止能成其爲大賢而已  
固不能與孔子絜成功之一也摠之孔子爲生知  
至聖千古所必不能幾必不敢儼至於世人之成  
就未有不視其資稟之高下者此不易之論也

異端說

凡設一教以教人者皆爲異端若夫聖人不設一  
教者也楊氏以爲我教日敝敝焉號天下之人而  
驅之爲我爲我者是楊氏之所獨也墨氏以兼愛

教日敝敝焉號天下之人而驅之兼愛兼愛者是  
墨氏之所獨也楊異乎墨墨異乎楊卽是可謂異  
端矣不必以其異于聖人也然則聖人亦嘗以仁  
義禮樂忠孝廉節修身治世之說日號于天下矣  
無亦與楊墨之設一教者同類而並譏歟曰非然  
也凡所謂仁義禮樂之屬非聖人之言也自有入  
而卽有之自有天下而卽有之矣臣能事君子能  
事父天下始得安枕卧也不然其相殺相食寧有

已哉而禮樂廉節又推忠孝之心而文之而廣之  
者也盡此于身則爲修身推此于世卽爲治世使  
古無聖人子顧可不孝其父臣顧可不忠其君乎  
設謂可也將久而自苦其相殺相食之無已亦必  
自出于忠孝之途而始得安則凡禮樂廉節修身  
治世之道悉舉之矣天下之人久知必出于此聖  
人者不過卽其所當然者而修明之耳豈其敝敝  
焉自執以爲教而與異端爭樹一幟哉然則忠孝

爲天下所自有聖人卽無言可矣而六經四子又胡爲也曰聖人懼無所以修明之或有恣其固然而復出于相殺相食必至于苦之而始創而思其故也曰與其苦而後創何如修明之而使不至于過是哉蓋凡人恒過而後改聖人則教其弗至于過而已所謂人心之同然而聖人特先覺耳此所以異端一熾卽熄而聖人之教獨隆于千古也哉

不違如愚說

不違如愚孔子傳顏子之神也實則孔子自傳其言之神也使其言有纖毫未善則聽者之違生矣此心此理原止如是言者雖終日之久未嘗易也何能違哉易曰天與水違行訟蓋天上水下其行不同故謂之違違斯訟已訟者爭辨之事也彼然而此不然齟齬之極遂至口舌之多故訟不獨謂訟獄也使終日之言而有違則顏子與夫子訟矣訟而豈顏子也哉使顏子訟而豈夫子也哉

名說

聲名之際非聖賢之所得辭也名不盛則無以震  
懾號召乎天下而堅其信從之心故曰君子去仁  
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三千之  
徒四子十哲而外豈真能窺見聖人之道德而服  
之無斃哉使孔子索居窮巷之中以名爲諱足迹  
不戾於列辟之庭姓字不遍於道路關梁之口則  
其言其行恐亦滅沒過半而論語之書亦無以傳

矣萬世而下焉攸賴乎名之得於孔子不加增名  
之不得於孔子不加損然世道之明晦於此關焉  
矣後之君子道成德立于已已無不足而又恐天  
下後世之不得共聞遂著書立說以存其教而窮  
居力薄猶不足唱其說於後世也于是治車出門  
博交誕告而不以爲病勝已者從而就正之若已  
者與之證可之不若已者盡誠以訓誨之日月之  
久聲氣之通吾之名流浹於天下而道遂翼以傳

言清室集  
孔孟而後士之知名於今世率皆貴有職者則以  
貴有職者之勢力易以其名傳也間亦有布衣之  
士如嚴子陵孟浩然邵堯夫林和靖輩亦能以其  
名傳然數子皆受知於天子交游於王公是以能  
傳其名不然雖甚賢達誰爲知之孰令傳之故貧  
賤之士道力旣不逮聖人勢力又不足震聳今人  
安所得名安所得道哉曰然則孔子之爲聖人也  
以其名乎曰否孔子名亦聖不名亦聖第聖者全

其性也名者尊其教也邈世不見知自全得矣如  
世何顏子聖門高第其純粹處過孟子遠甚今孔  
孟之道爲世所準顏子第聞曰學耳賢耳資之美  
耳而道無有稱焉者以其蚤歿脩之獨而未著之  
衆名不若孔孟盛也使天假以年繼夫子而揚於  
王庭乎號天下流風豈在孟下哉伯夷叔齊虞仲  
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其爲逸同也而廉頑立懦  
寬鄙敦薄獨墨胎柳下爲然蓋其行事爲世所稱

說不若諸人之若泯若滅耳故君子爲身計無所  
貴名爲世計則亦甚樂乎人之稱之也然則遯世  
不悔謂何曰此言君子脩其在我世雖不知亦無  
所悔猶曰正誼明道死而禍患所不恤耳非曰吾  
甚樂夫死亡而甚不喜夫安豫也知乎此士之有  
志斯世者無忽乎聲名之際矣

續名說

客有難余者曰人之欲爲聖賢者務遊大人以成

名可乎曰不然也天下之人至愚也而不可以遊  
欺至訥也而不可以辨屈實非聖賢而徒持夫矯  
飾之行強辨之口與非情之書欲以攫名於天下  
後世雖遍曳王公之裾日礪道途之骨孰從而與  
之韓退之蘓明允其所上當道諸書亦類求名者  
之所爲惟其實爲退之明允也故附青雲而益彰  
非然者卽使當時漫得一官亦泯泯無足述安巢  
夫十世不祧哉退之三子縮衮皆擢第衮爲狀元

後之稱袞不如退之者以實不逮非名不逮也故  
曰不患莫已知惟求爲可知聖賢之求名蓋如是  
其不虛也曰緇袞之貴後世皆不傳是名亦非強  
有力之所能負矣曰此所謂通顯而不傳者有矣  
夫未有窮獨而能傳者也

孔子不答南宮适說

吾讀南宮适羿皋禹稷之篇深有悟焉妙哉夫子  
之不答蓋渾然一天體也今夫福善禍淫者天也

不福善禍淫者亦天也天不可問默焉而已使夫  
子于此置一是非去天道遠矣然天道無常而天  
心自一不答者聖人之所以合天道尚德之論聖  
人之所以契天心

人性爲仁義說

告子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杯捲世儒謂  
受病在一爲字然亦問其如何爲耳爲而矯揉不  
可也爲而日就月將無所不可也蓋聖人進德亦



有不廢切琢磋磨之功者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孔子仁義人也忠信人性也好學孔子之所以爲仁義也然孔子之所以爲仁義亦日時習而已矣豈有他哉夫孔子之世異端未盛且有自惰于爲如冉求之畫者是以孔子不禁人以其爲迨孟子之時楊墨告子公孫劇尸之屬皆欲各執其爲而爲之而仁義于是病矣不知仁義可爲而不可以矜心作意爲也以

人性爲仁義以字爲字其矜心作意何如哉故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也陶靖節好讀書不求甚解李贄謂讀書解之可也卽甚解亦無不可獨不可求耳此所謂求告子所謂爲也苟若是乎爲之求之未有不離宗失本而蕩颺忘歸者也是孟子所深惡也

朱子階梯說

朱子云四子者六經之階梯近思錄者四子之階

言清室集  
三  
梯吾前年作近思錄傳成引朱子階梯之說爲序而謂其非層級登躋之謂也朱子此言隱然以道統遞及爲喻故託階梯之層級相承以遞推而下非逆溯而上也世必有疑吾言者吾設辭以問之曰何以謂之階梯也曰此卽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說也經書之旨宏矣淵矣苟不由其淺近者以入之終不可躡造其堂奧也此理之至顯子何不明焉余曰今之治四子者多矣求其由是遂通夫

六經者千不得一也今之治四子明其蘊奧者多矣問其果由近思錄而入者千不得一也階梯之象于何見之乎曰今之治四子而不通六經與夫治四子而不取途于近思錄者雖亦稱大儒取科第而總不得謂之通四子也必習近思錄由是入焉始謂之通四子由是入而漸進于六經者始得謂之通六經也否則得其文辭而失其神理雖讀經讀書與不讀同原其弊由于不知階梯之所在

言濟生集  
賈賈然思援木御風而入故終不能得也曰余識  
淺陋誠有未達四書之蘊奧者如謂天下之大天  
下人之衆號通儒取科第者無一人焉能通四書  
不近誣歟苟天下之大有數人通四書得其蘊奧  
而謂皆是熟讀近思錄者其果然歟漢唐學者豈  
皆不通四書亦豈由于近思錄歟曰非此之謂也  
嚮道有易于進道有難易百尺之臺援木御風亦  
嘗登之然而難矣故揚雄韓愈輩不免大醇小疵

也自有近思指示直捷由是而行步步有得是以  
宋代以來理學大儒項背相望不至如漢唐之倒  
行鮮獲也曰近思之階梯可達四書是矣四書何  
以遂爲六經之階梯曰此與先所論一理也行遠  
必邇登高必卑由四書而循序漸進終造乎其極  
亦與近思之造四書者同也曰遠自邇高自卑謂  
君子之道耳道無二取途亦無二故可况耳今六  
經之意指文辭殊矣吾罕譬而言之易譬崑崙書

言清室集  
譬華嶽詩譬峩嶨春秋譬泰岱禮記譬衡山周禮  
譬蓬萊三島子壹取途于齊魯趙魏可得至乎曰  
六經者理也得其理則六者可一固無南轅北馳  
之患也且階梯者象也善讀古人者貴得意以忘  
象未有執象而求諸形似之間也苟不泥形似以  
求階梯則隨舉一說皆與朱子之意達矣曰是則  
吾之說也吾固謂此心此理曠世同揆若高曾祖  
禰之代嬪也然則階梯之說非言其書也言其人

也非逆遡而上也言遞推而下也六經之後他人  
不能集其成而有四書以承之四書之後他人不  
能究其蘊而有濂洛諸子以發揮之則真傳嫡系  
舍近思錄而誰哉朱子言此也隱然有道統相傳  
之意焉特以階梯喻其一緒之不紊耳我故曰非  
層級登躋之謂也雖然朱子之意固有在矣傳近  
思錄者豈敢援此以自擬乎則謂階梯層級止于  
朱子也可

思後亦豈知對池以自勵乎既聞御製詩於

之公評以

合道而

引文

不出

此非

詩清堂集卷四

古歛張習孔黃岳著

男 潮山來校

辨

詢衆辨

古之王者于大政事大興作皆詢諸萬民而後從

之如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否然後用舍之如周

禮所謂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

日詢國危二日詢國遷三日詢立君又日以三刺

斷庶民訟獄之中一日訊群臣二日訊群吏三日  
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也  
夫國家之政有輔弼之臣謨議之有言官參覈之  
然後以睿慮折其衷焉亦可以宜民而善國矣而  
必令天子與萬民面爲商確何哉如謂輔弼大臣  
其識淺實有不迨萬民也者是輕之也輕之則不  
宜用別擇識見宏遠者俾以定天下之故可也如  
謂輔弼大臣其情私不若萬民之言公是疑之也

疑之則不可用別擇忠信不欺者而托以腹心可  
也不宜令其姑在位而復參禠其嘉謨嘉猷也且  
草野市井之臣多未更歷朝政其所謀議豈有加  
于任事諸臣哉卽使斷獄之際訊群臣羣臣曰可  
宥矣訊群吏群吏曰可宥矣訊萬民萬民曰可殺  
則將殺之耶宥之耶殺之則群臣群吏之言未嘗  
實見其私柰何過違之萬民之言未嘗實見其公  
柰何過徇之宥之是萬民雖言其可殺而朝廷已

不能從則亦多此一番憧擾矣卽罹辟之人或則  
與之嬖或則與之仇嬖欲其宥仇欲其殺是將何  
從邪且民曰萬則其情亦萬設有天故而與之謀  
智者必逞其奇說而佞倖于一中譎者先圖度其  
私而陰纂舉措之利愚者則據其胸臆以淆亂衆  
議而已天子能一一聽之乎繁然異意之際小司  
寇能一一擯以叙進而問之乎

周禮秋官曰王南

鄉三公及州長百

姓北而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注

後世公天下

者取其意焉勿泥其文可也

### 性習辨

余常與客論竹取其有斑玉欲其無瑕何人情異  
鄉若此豈非以竹之無斑者常而玉之有瑕者多  
常則厭多則不貴惟異而少者難得也故棄彼取  
此夫玉之瑕不瑕竹之斑不斑與人無益也柰何  
以好尚之私擯抑天下之常材苦難吾之所應與  
也客曰良玉比德君子玉而瑕如人負疚故不貴

至于湘妃之竹細紋曲理淺深重暈踈數比曄自成瀟灑所謂物之有文章者非若瑕之在玉員不中規方不法矩卽欲阿奉以文章之名孰從與之此則玉與竹之辨也予謂倬彼雲漢爲章于天渟臾白衣條而蒼狗其爲玉之瑕竹之班皆不可知固非有所爲員中規而方法規者而古今稱造化之文章不衰奚獨于玉也從而苛政焉客曰人之公心卽爲至理蓋喜斑棄瑕者千萬然也彼其愛

惡之情胡越不謀今古不師自然附和無所勉強卒未有破其同然而爲吾子之所云者夫天下所許聖人因焉故曰目之于色也性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予曰孟語當取其大意爾豈足徇哉人之美子都亦猶之美文竹也以爲人之同心不知正其習心也今試執瑕瑜兩玉以示孩穉其能知棄取美惡乎此猶可曰無知至若山農野老生不識金寶之氣耳未熟瑕瑜貴賤之言試兩示



之亦不能別其美惡豈辨色之性斷于若輩乎繇是推之則書寶鍾王畫推顏顧亦人之習心實可以不必耳客曰子謂勿貴異物以開嗜慾可也乃若此充類言之則孔孟之躬行仁義亦大無謂矣中庸不可能也則亦置之耳胡必欲望人以能之不法鍾王俗書亦足以記識不師孔孟蚩蚩農賈亦可以爲生胡乃疲精竭神以務此迂濶爲予曰孔孟之與鍾王語非可同年也聖人之道豈無用者入則忠臣孝子出則弑父弑君夫僅謂衰衣大紳稱詩引禮以爲觀美則聖人之道誠不足貴若夫爲忠臣爲孝子爲信友悌弟俾家銷悖逆之風國解殺伐之禍是豈無關於緩急而比于竹之斑玉之瑜鍾王之書顏顧之畫乎故聖人之道性也而無如人之不習也不習反不覺其爲性矣好尚異物習也習而更群相習也群相習則遂覺其爲性矣吾人當自識其真性豈可隨世爲轉移哉

井田辨

井田古稱善制後世難之蘇洵葉復之論詳矣第蘇葉止言今世難復古制耳吾則謂不獨今也井田在古當亦難行約而舉之凡有數端一曰井田之法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所謂經界也而夏制五十殷制七十周人百畝代有不同矣勢必寒溝洫夷畛涂斬表

樹壞廬舍以更張之夫盤庚遷都尚煩告誡成王營洛不厭習卜如前大役而民不稱病史無其文其故何也二曰立法貴乎大同荆揚之地溪澗縈紆山谷窈窕勢不能與北土同爲經界制賦制祿何以畫一况太行綿亘晉冀爲依岱岳騰馳齊魯未了而終南嵩華伊洛澗瀍膺膺周原曾不及半劃方制井棄其畸零則曠土多矣何如聽民自占地利無遺乎三曰二十受田六十歸用是必公家

多設閒田以爲收除可耳不然生育繁則受田多而難給戶口耗則歸田多而成蕪或此繁而彼耗或昔耗而今繁土滿人滿其害必甚四曰凡人皆欲父子相依兄弟相保今民自壯有室之後便當別受百畝本井既有八家隣井或無閒土勢必遠赴空井是出入守望以至疾病人子皆不得事其父母百姓雖親睦而骨肉成踈離王道本乎人情其謂此何五曰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營造培養

其勞甚矣六十歸田之後或其子久壯而已占別井或其子方幼而未成餘夫此區之田便爲官物宅舍樹木豈忍棄置雖先王處此必自有法但揆之理勢法縱盡善亦非人情六曰孟子謂死徙無出鄉夫土有定者也有人無定者也生息旣繁人浮於土安能不出鄉也造化生人多寡不齊豈能一里止生八口以與田相配也哉歲歲生人歲歲分析東西轉徙邊腹編派爲官長者不亦煩乎七曰

如滕截長補短將五十里僅四百夫之所受如謂  
四面皆方五十里亦第二千夫耳計滕之氓當不  
止此况許行陳相輩方來而未已乎愚謂井田之  
說獨譁于孟子而禹貢之書周官之法皆未言也  
禹敷土之時所理者堯舜之天下使貢法不善堯  
舜肯爲之乎授田之制莫詳于周禮遂人而不言  
畫井詳其語意大率田皆屬之公家視其人之衆  
寡地之腴瘠隨時而頒之耳下地一夫百畝之外

又頒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是一夫不止三百畝  
矣何能使方之爲九區也九夫爲井之語見于小  
司空而井與牧並言井以樹藝牧以蕃畜春秋傳  
亦曰井衍沃牧臯隰推此而言未嘗舉疆域而畫  
畫爲井也又載師所掌任土之法園廛二十征一  
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  
漆林二十征五則畫井助耕間一爲之制當無幾  
而不井者尚多耳且周禮固曰以任地事而令貢

賦凡稅歛之事以分地域而辨其守曰貢賦曰稅  
歛皆貢法也而八家同養公田之說並無明文是  
可見其爲井者僅而爲法者畧矣孟子蓋聞古者  
間有此制遂欲胥天下而同之而不知其無此理  
也今富家之田每有召人佃種而分其籽粒之入  
亦井田遺意也然聽人承佃不强抑配故不爲厲  
今使官府每井配以八家豈有願受者乎世人多  
讀孟子而未考周禮故以爲古者田必畫井是以  
扞格而難通知井田之無幾而不井者尚多則夫  
前之數說可以釋然矣

司馬光論維州事辨

李德裕受悉怛謀之降牛僧孺沮害之論者聚訟  
是非迄無有定而司馬溫公則以大信折德裕以  
義利爲是非其辭直其理正故洪景盧亦謂自溫  
公斷以義利而兩人曲直始分愚謂溫公持一信  
字以爲義利之辨故後人無以折之耳按穆宗長

慶元年吐蕃入寇失利其年秋始遣其臣論納羅  
來求盟唐以大理卿劉元鼎往報次年二月朝使  
未還而吐蕃復來寇靈武寇塩州矣是敗盟絕好  
先在吐蕃矣自是之後從未修好悉怛謀之事在  
文宗太和五年吐蕃敗盟之後何失信之有而溫  
公云然者當神宗好大喜功之日公不欲人主開  
邊釁時西夏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李諒  
祚以降其事正與維州同朝廷受之詔邊臣經略  
其事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  
卽幸而勝諒祚滅而名山橫又生一諒祚也神宗  
不聽西方用兵遂自此始故溫公於維州之事置  
論如此所謂有爲之言也後世徒執失信之論而  
不攷吐蕃敗盟於先溫公言之有爲故不可以不  
辨

辨

不如此善政則法必亂人心必散而不可以不  
論政也夫善政之為民也猶如甘雨之潤田而  
不與田爭利也夫善政之為民也猶如甘雨之  
潤田而與田爭利也夫善政之為民也猶如甘  
雨之潤田而與田爭利也夫善政之為民也猶  
如甘雨之潤田而與田爭利也夫善政之為民  
也猶如甘雨之潤田而與田爭利也夫善政之  
為民也猶如甘雨之潤田而與田爭利也夫善  
政之為民也猶如甘雨之潤田而與田爭利也

雜著

農喻

國西之鄙有兩農焉甲種粟甫萌而莠驕耨之而  
不勝耨也憤甚薙而焚之粟盡滅而莠更生不數  
日而其驕如初乙惰而並生之糞少獲焉久之粟  
隱而莠竟畝矣二人咎地之降材爾殊乃咎地而  
詛良農過而問之胥告以故良農曰是汝過也何  
咎地為莠與粟均乘土膏而托以生地無心也地

不能自治故寄治於人若主於猛者也若主於寬者也猛與寬皆農者之所有事不稱物而平施則皆病矣培之溉之剪其非類而不爲私寬之屬也是宜獨施於粟斬之掘之除本務力而不爲虐猛之屬也是宜獨施於莠此稱物而爲寬猛者也子混然而平施公則公矣吾見子之抱餒而長終也

### 射蜂

周道之隅有大樹蜂室其枝若懸瓠然行人過者

屏息踳踪幸其不見凜凜然以得越爲幸稍聞人聲未有不出螫者人懼螫則迂而徑一人挾長弓跨欵段欲取道其下抽矢擬曰是害人多矣彎弓射之正中其室群蜂湧而出聲如雷霆黑蔽天地見人疾追而至射者亟鞭欵段弗能遠爲所螫幾殆斯人之疾惡是也疾之而不得其道宜其殆哉

### 食菌

人有嗜食菌者或諍之曰是非良蔬也聞有虺生



言清室集  
者雜常菌中弗能辨食之能殺人嗜者戒而止久之偶食于鄰而甘因復食食且數年無害乃以或言爲妄漫不憶矣一旦食之死併及其家人焉嗚呼菌能殺人斯人旣聞之矣而甘弗能割其意以爲甘者常也而殺人者無亦有未必然者也故忘其軀而徇之而卒以駢死是故未必然之念爲人害者多矣鄰之人亦然也寧一菌哉

書唐世說新語後

右唐世說潯陽簿劉肅撰始唐初迄大曆而止按劉義慶世說盡於兩晉李暉續之始宋終隋其日循義慶之舊而增博洽迄凶悖十一部肅之名書仍本臨川若欲嗣暉而補義慶者然篇目旣異其所紀述則關涉政教補益史傳非如二家標新寄勝於單詞隻句之間已也後世若周廷吹南北史鈔何元朗語林李卓吾初潭集名雖不同而體裁一彷彿臨川祇以資談諧博風趣未有若此書平實

言清室集  
典贍有裨世道者觀其自序道可師模志將存勒其所尚可知已獨怪肅之取材旣別於慶厓何不自標一名而仍稱世說新語匪直名實不倫亦殊失其志矣今學者於史鑑苦其多而難竟使得有如肅書通記歷代則觀者緣是以知正史實事豈不愈於搜剔隱僻掇拾瑣碎耶吾願好古者續之

### 跋南唐書

宋馬令著南唐書三十卷辭令脩雅紀載詳贍而

陞游又修新南唐書十五卷祇紀大綱而已後人謂其視馬書雖少而芟薙稗穢得史氏家法予以南唐未得帝統祇與閩楚等全誌以無失當日事迹耳何得與正史同論過爲簡畧使菁華削色竒蹟僻事失傳耶吾故取馬而舍陸識者必能辨之

### 讀洛陽伽藍記

楊銜之作洛陽伽藍記盛言琳宮塔廟之盛閱之驚神炫目殊爲竒麗然觀其著書之意似不在徒

言清室集  
後景物所紀者皆永安普泰大事今考史鑑悉與  
符合且多採用其語銜之仕孝莊朝親見時事其  
言多所徵信故作史者不能外之可見其立言用  
意之善已尤可嘉者長廣禪文及節閔辭疏皆魏  
書北史所不載此屬國家典制故裴松之註三國  
於漢魏辭受之際不厭繁悉非銜之此記世亦安  
知有此文哉吾嘗謂此書可與酈道元水經注並  
傳至於趙逸生愚死智論敬宗懷甄之言及王肅

之飲食肅妻公主之寄荅高祖之隱語竒文僻說  
亦足以資博識而考風氣稽古之士是書安可廢  
也若諸怪誕不經之談及惠生西域行記事或有  
之然理多不可信存而弗論可耳

讀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晉時出於汲冢杜預荀勗親得於見聞  
必非後人僞撰者雖殘缺不可讀然竒事竒語竒  
想猶可以意會令人驚喜恟悅而不能自定則不

可謂非希世之物也余謂此傳當是親從之臣同  
天子周游往返者故猥細曲折詳備乃爾蓋私史  
也穆王盤游荒遠固爲非禮然雨雪寒暑則知矜  
恤士衆皇輿先馳必止息遲待以曲體下情以攻  
玉之勞而卻邢侯之獻以燕饗非時而節許男之  
禮且自知歎於德而慮後世之數吾過凡錫賚慰  
勞其言藹然仁厚固非甚不道之主也其大失乃  
在過寵盛姬親爲制服而使諸侯廟弔反天地之  
常經亂嫡庶之大分自上世以來人倫之變未有  
若斯之甚者也作者於此事言之獨詳其亦有概  
於中哉乃知野史私記不獨後世在三代已有所  
不廢矣

又

郭景純注穆天子傳尚有未了如河伯號之帝曰  
穆滿以號之帝爲呼穆王余謂周時無有以帝稱  
王者當是河伯稱天帝之詞以命穆王也丁亥天

子北濟於河升於盟門盟門當卽是孟門古稱孟津多作盟津是也但旣曰北濟河矣後遂云入於南鄭南鄭在河之南當是復濟河而南傳畧之也夏庚午天子飲於洧上辛未天子北還釣於漸澤按祇宮在鄭天子在洧安得曰北還還當與旋同盤旋稍北而至漸澤未嘗渡河也而注皆未言及他如朱三百裏以賜命懷諸飭者例之當是丹砂以賜鰥鯨者例之當卽是珠而注云裏音罪過之過景純旣知裏音過何不釋其義也余謂過與介通或當作介字乎信如此則是珠而非丹砂矣且景純於髡鬣十篋尚且疑爲紵葛之屬而朱字比此稍爲明晰何竟不言也自餘地里疆域謬悞尤甚安得淵博之士再爲訓正不亦千古一大快乎

讀古三墳

三墳僞書也世以晉人注釋流傳已久故爲收采其書以山氣形爲經以君臣民物陰陽兵氣歸藏

生動長育止殺天地日月山川雲氣爲緯其說淺陋近於戲藝至於河圖姓紀天皇策辭等篇俚俗腐劣尤爲可笑不知何代小人無忌漫爾爲此而後人好異惑於左氏所稱之目遂信爲古書甚矣有識者之鮮也典謨出於堯舜之世汲冢多屬周書尚艱與乃爾豈有三皇之文乃平易佻巧如小說家耶王元美謂伏羲時而言屋室斧刃神農時而言藏墓以此證其爲妄是固然矣卽舉其字句何一非村塾蒙師所爲何必考之制噐尚象時也山雲壘峯氣雲散彩月氣夜圓山氣籠烟軒轅氏乃爲是語乎讀之可噴飯也故不特此書爲僞卽注亦俗夫所爲豈真阮咸筆哉

原交

交者互也彼此相入之謂若天地男女則交之祖不入不可言交也禮記五倫於朋友獨言交而四者不言何也四者無時不交不待言也惟朋友之

交不可以畧刻互畧刻而互情盡矣市也非交也必久而斯微故言交以要之也然則朋友之交當如何曰四者之交忘朋友之交志曷謂志曰志乎施也志乎受也其志何若曰受者志乎取施者志乎報皆摯摯焉以期之也曰斯則以利言矣所謂義交者豈若是乎曰是義也志不可見必假物以明之若天地男女之相入非然則盡途之人皆可曰吾交也且不取不報而無所期是兩石相對而兩樹並植也是太古之世老死不相往來也一倫廢矣曰取可也不必報報可也不必期豈非義乎曰取而不報施者以溝壑待人受者以鼠鵲自待何爲其然也若所謂期非責於後日也當施受之際已期之矣苟無所期而漫然加之是墨氏之兼愛也是子貢之博施也謂之仁可也非交之事也以仁與衆人以交與友故期之也曰禮尚往來施報宜矣期則近於冀非利乎曰友直冀規我也友

諒冀翼我也友多聞冀博我也天子而友匹夫冀  
輔我治也非冀交何爲哉曰是固所爲義非利也  
交盡如是交斯善矣何假物爲曰姑以多聞論吾  
寡而始欲資彼之多也愬然而往求多于人束脩  
可以無費而纁幣弓旌之典可廢也是謂役之而  
已豈交道哉蓋上世言友而不言交言交世之季  
也固不能無所入入不可以畧刻互固不能無所  
期生斯世也苟不能如太古之不相往來則先有  
所期而假物以明之仁義興而忠信篤固人倫之  
善事也何病于義哉曰彼利交則何若曰交之善  
者期在交先度友之心可以歷境而不渝斯施焉  
度我之心可以歷境而不渝斯受焉雖假物以明  
之物盡而心常存是所謂君子交也彼利交者施  
者無識而受者無良無識愚也無良賊也愚不足  
責賊則忍矣當其取時心已先渝第因物而飾之  
物盡而飾亦敗是所謂小人而不可言交者也嗚



呼今世好交者衆矣吾不知于上二者果何居哉

讀五代史

歐陽永叔文章鉅匠卓然自爲一家後世宗之獨其爲五代史多有瑕訾之者吾讀其書凡叙事處點染生姿風神駘宕可與史遷方駕其不足者乃在議論毋論斷制失裁卽文筆亦重滯鮮味良足怪也五代雖云短祚然旣已更姓立國豈無弘綱大節可以置論而每朝第就其偏末一端歎息指數何足當其是非成敗者乎如論唐宗一篇之文惟於氏族種類反復詳辨更無一語他及夫李克用生平順逆邪正豈無可言乃諄諄於沙陀之部落源流何爲者人顧有長於叙事而短於議論者乎此可以悟作文法也

用事當知出處

作文者尋常字句皆當知其出處否則率意用之未有不悞如宴爾友于詒厥誕降景仰之類雖古

人多有不免者至於知本弗深而強作解事其悞更甚甲乙剩言載賀啟一聯通籍玉堂帝呼庶吉之士校書天祿人稱劉更之生書諱其名第曰此近來聞人也因憶俗說一事正與此類一人往友家借書友不在妻于箔中問曰客何人來何事良人頃返當言之人曰吾爲某欲借漢書一觀故來相覓爾妻曰未識欲前漢後漢其人訝曰彼婦人耳能識書目歎羨不已比歸詎其妻曰吾何不辰

儷汝蠢物某友之妻聰慧特絕視女不啻雲泥也妻問之乃告以故妻曰若何難吾亦解作如許語矣夫不信一日自外入謬爲他人呼之曰主人可出吾從若借一書妻內應曰主人適他往若所借何書也夫謾曰孔叢子耳妻曰不知客要前孔後孔聞者絕倒用事不識來歷恐復近是

窮書生

有窮書生者未詳何許人其妻甚美雖衣服踈敝

言清室集  
而澣濯綴紉逾見楚楚鄰有富家子常挑之妻頗  
心動而未之便一日語書生日貧若此病甚矣可  
若何書生日致子之困吾罪也顧計無所之耳妻  
曰鄰某素豐于財盍丐諸書生日子童騃哉無投  
分之素而告人以緩急此諺所謂艱于搏虎者也  
是何能妻曰不然昔者我出汲某適邂逅方隘于  
道吾不能遽旋脚蹶間彼顧其僕曰此抱甕者非  
某鄰耶何一寒至此似有恤我意而欲前致辭者

我避去未得通然猶聞其咨嗟聲非哀我貧而有  
是耶書生拂然曰此非善意且汝少女見佻達子  
當愧恨之不暇胡返聆其言耶後再值此卽唾之  
否則家法不予貸矣妻不敢言數日富家子求之  
益急妻復語書生日不火者越日矣子丈夫也豈  
不能作一計畫而束手坐困乎吾非買臣婦固不  
恤一死以謝子顧我死子亦不生死何益書生持  
其妻泣曰吾非不知今生計俱絕素無親戚靡所

假貸心惛惛然如夢計惟有死耳詩不云乎死則同穴今我與子命盡之日也妻乃鼻哂書生日子豈復有說乎妻曰人生實難生既可捐疇不可捐者孤糞若此露死則飽鳶鳥處死則饜虫鼠雖有穴子得而同諸今脫有計猶少愈于死者何不降心以遷就焉以子之才度此蹇阨日後豈無奮飛而膠柱以死胡爲者妻語至此書生疑其復爲鄰子之說色勃變瞋以需其卒辭妻覺之渡謬指曰以子礪礪人多不暱子吾尚有姻族可告語者其人固豪特好奉耳子姑柔意順指以博其歡非獨可免凍餒或不難資子羽翼也語謂一日蒙羞三日果腹不小訕者不大信在君一轉念耳書生喜曰信若此吾微子惠腆矣嚮未審誰氏茲速教我妻曰慮子礪礪難近耳書生日吾今且死苟不至吮癰嘗穢無不可者豈復矜于氣乎妻囁嚅乃曰所言卽某鄰也書生知其素非姻族特動于邪聞

言氣憤不能出聲以頭搶壁久乃罵曰畜句爾爲

何物乃作此想吾雖貧讀聖賢書禮義素所蹈藉豈容爾作獸行乎吾惟不食嗟來之食故至於此汝再與彼氏通一睇吾先斷子首然後求劍俠以報此惡少妻曰吾調子耳何怒之深也居無何富家子復覲其妻于出汲問之妻搖手曰夫意堅甚不肯也富子笑曰拙哉寧有作此事請命于夫湏其俞旨者乎唯子便宜耳吾窺子後院籬落弗完

子伺夫出則闔前戶吾從後闌入可乎妻雖弗許而意和富子乃從籬缺先饋美食一盞妻不拒食而甘之富子從焉久之稍致衣食錢米妻大得意獨念書生茹草飲泉枵腹終日心甚憐之一日書生貿貿自外歸妻以食餘略飼之書生憊極不暇致問舉箸而盡始詢其從來妻不能隱戰慄言曰此固前所言鄰某物我病饑甚不克復顧禮義偶以失節實無面目見君書生聞言頃尚覺牙齦間

餘味津津然不覺抱其妻曰此物甘美乃爾何不  
早從之然有一事煩卿爲我問彼少年有彌瑕好  
不一時傳以爲笑云張子曰柳河東之傳河間不  
欲言其姓是實有其人矣若吾所聞窮書生則委  
巷戲笑之談未必其真有也然吾觀士當求志時  
斤于貞邪義利之介非不甚明且有矢天日盟屋  
漏以久要于他日者矣迨一染于貨利饕餮汨沒  
有不止于反其前言者何莫非窮書生之流乎是  
不得盡等之烏有先生也吾故傳而存之

族譜編例

原始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由是生生不可紀極物之有  
始所從來也張氏受姓譜家謂出少昊青陽氏遐  
哉邈乎荒遠難稽矣吾鄉先賢朱子作朱氏譜不  
欲以傳會者誣其先世故斷自茶院府君始茶院  
者由蕪遷徽距朱子僅八世以朱子之淹博而不

能更推而上者貴紀實也吾宗星源舊譜以周宣  
時仲爲一世祖仲生僞僞生侯侯生老按張老魯  
襄三年爲晉中軍司馬去仲僅三世而相越二百  
五十餘年雖曰古人多壽而晚子亦豈寥濶至此  
乎至於自周生徹公爲遷徽始祖則皆有世次行  
實之可攷歷歷不誣矣嗚呼徹祖而上謂皆一脉  
相承未敢深知也但故譜所有不欲擅爲芟除以  
失從來傳留之蹟故依舊立圖惟遍稽二十一史

確有考證者從而更定焉仍一一註明於後用質  
來裔蓋不敢自恃以掩乎前人則予小子之志也  
譜原始第一

論曰孔子謂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夫史  
不闕文則前之人有非所傳而傳後之人有非所  
信而信其弊不可勝言矣故郭公夏五見於春秋  
雖聖人不敢妄爲增益焉誠慎之也譜牒家之史  
也溯水木而本原之百世而上皆當知其人而致

言清堂集  
所尊焉使攀援失真貽譏識者則志遠也不如其  
志近也吾觀門第之矜族類之辨始於晉而盛於  
唐是以杜正倫不得於城南諸宗狄武襄不肯受  
梁公之像卽有諸狐戴鈴迄沮於謗議何其嚴哉  
彼其名族大姓皆籍於朝廷官司守之歐陽修承  
制作唐書其世系表攷諸故府之籍是可據爲傳  
信者無若此也故余舉夫確宜庚定者爲正舊譜  
之誤餘不可攷者則仍舊仍舊者卽所謂闕文也

夫  
後之觀者信其所信而疑其所疑是孔子之志也

統綱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未有娠於空桑感於武  
敏者也然遠者難稽虞其誣爾自徹公奉父周公  
不黃墩是爲新安始祖代有譜牒世次行實紀載  
詳明歷可攷據是以內紀編圖以公爲第一世自  
此之後薪傳緒引血脉貫通千載瞭然永爲徵信



矣譜統綱第二  
論曰先王祭川先河後海重本也吾族自黃墩遷  
甲路數傳而散布列郡何一非濫觴於黃墩者乎  
汝舟公復歸於歙丘首之仁也縱使列郡之派繁  
盛有加以視吾派之弗離厥本者則有間矣由此  
言之吾歙之當統夫列郡豈爲僭歟仁人君子有  
能不忘黃墩而講祭川之義焉則祖宗之大幸也  
矣

本系

一本既分斯有世系系者繫也如物之繫屬而不  
離也夫自諸派之散處者觀之雖絲分綦錯號萬  
不齊然而執綱引目由本達支則端緒秩然蹟而  
不亂此外有舉疑似之迹以規竄竊者而根之弗  
屬萌蘖何來正如正倫不能得於城南諸杜由其  
所系者嚴爾譜本系第三  
論曰吾觀作史之難非文章之謂也要在體式整

壹而無遺議藻采典雅特其末耳以言乎治譜何  
莫不然不統各支則爲私紀第行於一家耳統各  
支而多所闕略是亦徒勦襲以自炫而實無意於  
敬宗收族事不光而行不遠矣愚所見近世張氏  
統宗譜二其一爲嘉靖間祁人所刻以吾支纂入  
別派使實祖之後斬焉無傳其一爲萬曆間所刻  
而竟不著修譜人名合海內宗姓皆列其內每支  
止標其地而畧其人爲書僅三百葉頒行僅六十

本嗚呼斯不亦大兒戲哉蓋此輩徒草就一譜以  
遂其私而不顧達者之嗤笑彼自隱其名亦知爲  
衆論所不容故不敢章之也吾譜以茲爲鑒斷自  
汝舟公而下派雖未廣而書則倍之其載入者皆  
各支所授先世故籍綴以近屬愚爲之詳悉參訂  
然後勒以成書雖欲增損之而不能也豈敢蹈彼  
前者之二失哉於以正野譜之妄而護吾宗之真  
庶可就正於有道耳

言清堂集  
錫命

寒峻之身君父能榮之一賁絲綸死且不朽崇階  
顯號胥國恩也雖然使先德弗培積累無素亦何  
能篤生哲胤承天寵而亢厥宗乎是以王槐于閭  
驗若左券仁人昌後信不虛矣吾滿田之裔世著  
隱德明弘正間始大顯至今代有登庸國恩所覃  
榮及先世法宜備載以章前徽者也至於碩德至  
行崇祀饗宮俎豆流光與天地同久視諸隨例單

封者尤爲馨美故並誌之俾後昆有所視倣焉譜  
錫命第四

論曰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士之先名實也尚  
矣匹夫爲善譽在黨里亦可謂名然有譽者亦有  
毀者何則私稱固無據也惟勞臣哲輔宣力皇家  
篤行名賢流徽祀典有階資之可按有俎豆之弗  
湮金石同堅河山等壽非若里巷之口若存而若  
亾也我宗自留侯肇封以來詔制敕命載在正史

者舉世無不知之矣至於滿田之後非此數公何以媿前人之休烈而爲奕世之光寵也哉則信乎其非易易矣

### 科第

夫朝廷之所重則天下從風尊國制也原諸往古叶龜登夢之客或賁丘園聘莘載涓之君用作霖雨傳諸漢晉率用推擇士固有無求而自貴者焉宋元以來始用科目至明而此格極重士非升南

官不得列清華陟樞要於是一第之獲榮於登天窮荒僻澁咸識姓名表里殊疆用別旰隸衣冠文物長列鉅家則科第之有關於亢宗者爲至重也吾張姓自留侯以降徹祖以前宰輔公卿臺憲牧長赫奕昭著史不勝書第茲譜所詳止在滿田一派不取羅摭前代虛飾美觀惟我滿田所分後先鵲起皆汝舟公之裔也特誌譜牒以振家聲以昭祖德以勗來裔以繫族望豈僅夸顯遂而侈勲蹟

言清堂集  
哉至於乙榜明經亦一時選舉之雋統屬科目法  
得並書乃若舊譜所載多有省元宮講之稱宣議  
掌儀之號且有一父而兩子解元者稽諸郡邑志  
未有明據故圖雖依舊附註不能溷列科第表中  
以貽口實也譜科第第五

論曰四民之業自古爲然而必以士爲首稱是以  
宣尼小稼圃而孟氏重勞心小人之事非聖賢之  
所尚也漢晉以來門第相高籍於朝廷倚爲梁柱  
非列華閥不得方幅齒遇尊爵貴貴之道宜若此  
也自是以後時異事遷每有顯族夷於衰微寒賤  
升諸公輔人之云亡卽門第亦不可恃焉然則士  
之汲汲家修以期騰達豈獨爲一人之事一身之  
榮哉蓋舉族之盛衰係之矣吾宗自楫祖居歙南  
其地山谷采阻民俗敦樸後世稍有遷徙猶未離  
乎其類且孝弟力田之選久不舉行謀生逐末之  
圖復分志慮雖科第不乏而絃誦風微爲門第計

言江堂集  
者安可不家奮厲而戶激昂也夫家之隆替在人  
人之成就在志苟有其志凡事不并於洿下則穎  
秀岐嶷之子生焉樂詩書擴風氣其家之昌也必  
矣設非然也不與漢唐之門第同一愾歎也哉後  
之賢胤尚其念旃

列傳

傳者傳也以其人之可傳故夷考其生平而載之  
簡冊也列傳之制昉於司馬遷後世因之使其人

無當於大政大故則不舉焉若夫家乘非獨爾也  
苟望實足以表鄉黨斯傳之矣其人而登仕版也  
者是朝臣也是族之先達也烏可以不傳而亦有  
不傳者其後人失之無所攷也有詳有略者舊載  
僅如此不欲以增飾而誣其真也自宋元至今凡  
有功於譜事者或傳其身或傳其先人爲後之收  
族者勸也女德並傳者其竒行高節與丈夫等也  
女庸行不傳者不勝傳也受封而兼備德者傳其

貴與登仕版者同又有德也有不盡傳者後人失  
之無所攷也自餘爲善於鄉內行無闕者尚繁將  
欲傳之則人人胥同轉似附會故不能悉紀譜列  
傳第六

論曰昔所稱不朽者立德立功立言以其所關於  
世者重爾譜牒所載大率一家之事數鉅公而外  
于世未數數也雖然魯論稱惟孝及於兄弟施於  
有政是亦爲政安見匹夫之修行不足爲家之不

朽哉夫德不可見也而可見功則有繫於族誼者  
皆是焉至於嘉謨雅章布在方策尤不可掩也列  
傳所載其於去取之際未嘗不三致謹焉諸所存  
者蓋欲於有家同爲不朽萬萬世子孫樂得而稱  
道者也後世因是有加焉增華濟美不亦休乎

文翰

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果其有闕世而弗湮  
者皆將必有精意行乎其間雖胡越不殊其好者

言清室集  
也矧以子孫而傳述其祖考苟有一言之善莫不欲表章於百禩以當羨墻之見其恐沒諸吾族自成化以來名雋鵠起鴻謨麗藻炳燿後先若延毓公石嶺集玉陽公漱藝集松如公元晨集纒纒乎數十萬言洵鉅觀哉而譜牒所紀重在宗支文翰雖富有收之而不勝收者是以采什一於千百後人以當昌歎羊棗之慕焉可也如曰此足以盡群公也則吾豈敢譜文翰第七

論曰言者心聲也誦其言而其人之生平可想見焉故博大明剴者足徵其匡時之槩沉潛雋永者允知其致理之功或昌言以正朝廷或守道以待後學卽遊戲點染題咏風流伏而玩之莫不有精神聲氣之通焉雖然惟聖知聖惟賢知賢分量之不侔而欲誦詩讀書以爲尚論難矣列祖之文具在數世之後或明或晦我不得而知也第譜牒旣存若勒金石雅風高調不至墜於地矣其所以倡



嗣音而振繼響良有賴於是編也夫

外紀

典降於朝廷謂之命悉其人之生平謂之傳其有  
褒賚非出於王言標論弗全乎操履而名公鉅筆  
酬贈揄揚亦足以張吾宗而傳不朽也故并綴於  
列傳文翰之後譜外紀第八

論曰以子羽之篤行賴言游而傳以太冲之才華  
由茂先而重潛確之士非藉推詡何以自見於後  
世哉雖然亦惟其實爲子羽太冲也故稱諸後世  
而皆許焉我族數百年來名德實繁必多酬贈喪  
亂以來失其世守今所紀者亦僅焉矣然玄晏一  
詞自足永世嗣茲以往由微而之盛則斯籍其始  
基也夫

詒清堂集卷五

古歛張習孔黃岳著 侄 澧波恬校

賦

過滹沱賦

發晉鄙之古邑兮指常山之崇城越沙磧之曠遠  
今涉滹沱之巨津流湯湯其西來兮駛千里而東  
奔繚名都而若帶兮伏至險于滹瀋伊神物之  
誕兮涵雲烝以氤氲用興衰于弔古兮諮漢皇之

言清室集  
所經當炎德之中絕兮竊名字之紛紛何卜者之  
弗量兮睨大物而力爭歛追騎之若電兮蹙寡弱  
于危瀕迺真人之天相兮倏涖流之堅凝踏瑤田  
以徑渡兮躡玉輦而不驚躩衷蹠之冲冲兮輾戎  
輶之粼粼羌數騎之未畢兮忽解泮如方春洵王  
者之不死兮奚霸言之能徵行收兵于河北兮肆  
群雄之響臻終廓清夫衆寇兮鞏配天之懋勛雖  
應兆于赤符兮實始基于曾水繫神器之有歸兮

胡強弱之足云歲月奄其屢易兮亦治亂之代更  
惟逝者之如斯兮閱興廢而常存迄車馬之弗息  
兮徒往來之登登詢野老而無知兮怪斯人之愚  
冥余久蔽于津梁兮挂微祿于上京撫征輦于周  
道兮懷靡及而誰陳望古人而不得見兮寄愴歎  
于微唵留蕪詞以悼昔兮亦將使後人之思今亂  
日河流疾兮蛟龍舞勢沆漭兮建瓴下混晝夜兮  
歷終古激中腸兮思哀若深莫厲兮舟爲梁發清

詩清堂集  
歌兮水中央惜流光兮弔夕陽志廩廩兮戒薄冰  
馬首北兮行重遲水滔滔兮自東之呼河伯兮申  
微詞俟他年兮憶重來

紅葉賦

伊蓐收之久任兮漸魁杓之倚朔萋百卉之具腓  
兮悵烟蕪之冥邈氣慘冽而若鏹兮日晶淡而猶  
曝倏丹黃之在樹兮殷柏楓以錯駁維時清露欲  
脆靈雨久稀初醺然于半面漸浸滂于兩頰旣無

遺于下體亦延染於隣厓遂同焉其應候如相約  
而爭奇其在邃谷岩隈平疇水曲撩黃鵬緝扶紫  
輓綠垂橘柚于踈籬嵌珊瑚於叢竹俛碧流而愈  
辨晨朱崖而交燭豈剪綵而花繁疑燎原而薪續  
若夫繡金谷輝臨春凭瓊欄亞雕甍朝蓉儷其頰  
頰露鞠搖其黃精頡頏于粉曉之飜飄䟽密于黛  
蘚之迴縈感羈人之眺眄殫騷士而移情憶洞庭  
之始波指巫山之蕭森斯縻懷之孔長何怪昔賢

言清室集  
三  
之愛此而車停又有支筇挾侶浮醕薦藪依作屏  
蓋藉爲茵褥或賦咏其姿容或比連其類族擬赤  
幟于千林題火珠以萬斛深流珀杯之濃淺沁玉  
娃之肉於是樽方湛而欲醒裘未御而增燠長思  
夫十日之卧遊奚有于坐看而遂足至若層陂遠  
麓迷離交加夾衡宇之參差隔枯林之槎枒百寶  
閃其怪光五色發其暈赩漲大川以流丹燒遙天  
而成霞羨此觀之奇絕又何足數乎春華哉他如

山城迤紆古戍荒圯壞道間列野渡孤峙夕陽下  
而鴉投朝旭微而烟瀰亦莫不點綴幽曠助興風  
旨若此者固描繪之所難窮而情狀之不勝指者  
也嘻異哉吾聞木鍾震氣厥葉維青潔齊相見羅  
羅翠陰曾霜露之幾何忽改顏而中更固物性之  
自然怪趨時而失真雖然當夫商飆感發嚴威沈  
滲歎何草之不玄怨群芳之盡銷惟貞柯之載榮  
戰乾坎而稱豪宜憔悴而愈鮮承肅殺而不撓方

言清室集  
且依日月之絕炎耀山川之寂寥亦度乎木中之  
君子其將傲松栢之後彫也耶雖零落之有期視  
梧柳而終固苟昭質之未虧亦何傷乎遲暮繁嘉  
節之足揚寧殊姿之是譽爾其駐朱顏以大藥化  
羽人而來顧

勸學賦

門人有好古者蒐列菀府廣羅文華仰窮三代頌  
洎百家編絲幅錦函玉籤牙居常連屋出必盈卓

冀淹今而滙古思蹇奇而攬葩固學人之雅尚而  
蘄向之足嘉也顧乃篇帙浩繁塞案填几舉手皇  
皇耳目無抵仰千嶂而難踰望大洋其疇濟與欲  
闖而不得其門天欲升而先無其地乃請于先生  
曰凡茲百籍必有精粗祈爲遴簡存神去膚庶歲  
月之能盡而精力之可居乎先生俞其言于是移  
簞運笈擔箱舁麓捆筆載楮椎朱轆墨等次布陳  
殷重頻復苦綿力之難周怨魯資之不足窓欲曙

而求衣宵漸滾而更燭丹竭研泐管臚穎秃腕俵  
僵其欲墮目眊頰其如哭然後拔十得五收四擯  
六凋葉斬蔓裁項截足舉理道之真醇汰文辭之  
蕪縟循大雅而始登涉風流而必黜厥緒旣就乃  
呼門人至前而誨之日子之志可謂遠矣子之望  
固非淺矣然子之事則綦重難而不可不勉也吾  
聞功期于有成無爲觀美學猛于銳進惡于速退  
夫弟子有願而先生不爲遂之昧也先生有教而

弟子不肯佩之戾也吾于茲役亦日瘁矣子其可  
以不加意乎哉立念必專聞教必敬毋務博略而  
求詳盡自始至終由初迄竟如物垂齧如木水浸  
得尺必尺得寸必寸惟茲用心績斯弗隕若乃任  
意窺涉泛泛茫茫方揆左國忽檢漢唐彼情未盡  
此致旋嘗離支碎雜隻句單行究無實獲徒爲侈  
張諸如此等不能殫詳又有目不深觀手徒繙覓  
口誦他辭手披此籍盈尺之書頃刻而畢未識大

凡又已厭覈復爲購求名山石室其若此者是二  
酉之藏不足稱子之求而渠祿之儒不足供子之  
役矣子其戒乎哉夫目之所周甚難手之所揭甚  
易以吾目之所營爲子心之所記庶乎學相助而  
有成亦使功有漸而可繼不然是子以手之無窮  
而敵吾日之易敝也雖然人不自成乃立之師既  
搯其權必盡其宐古人有言夏楚收威畫之程限  
時其考稽叩之無得正詞以治務令悉舉毋許捐  
遺庶幾哉吾不子負而子亦不能爲吾欺

武林遊賦

貫虎林之扁舟兮刺淼波而北行適霽霖之方晞  
兮滙百澮而洗洋建蒲颿而順流兮類羽翰之輕  
翔袒弘襟以愴懌兮攬景物之秀明惟時青陽將  
謝朱明漸躋綠苒苒其瀾洲紫芊芊而繡堤偃風  
篠而俱平苗露葭而初齊鳧泳沫而忽沉鷺橫波  
而欲低迨夫舟迴岸曲景與境遷信罨畫之名溪



憶淪漣之古川嘉木羅陰而覆梁古藤綴花而垂  
淵窺芳叢之蒼蒼宵一碧以綿延宛爾聞鷄聲之  
穿林隱然有黃茅之數椽茲其爲避世之高流歟  
惜未能艤此而流連旣而夕暉掛西晚吹徐引小  
魚跳而耀白牛羊歸而垂影蘋藻激風而幽香發  
榆柳掛烟而暝色靜盱長空之如藍沂流光于溟  
滓愛淑况之絕麗紓旅懷之孤耿怪舵師與賈徒  
何以日過前而弗省雖曰創見者情易矐然而境

畫仙賦

眞者天自領且以宣父之莊慤有時聞春遊而首  
肯斯雅俗之異懷卽哲愚之殊品余其恣十日之  
卧遊用以發銅裏之慧穎

其間有以畫仙索題者仙乘匏擁篲而食桃不  
知何指也

仙無所嗜曷其乎桃仙無所藉曷乘乎枵然之匏  
靈臺瑩然帶乎奚操斯其漫焉者乎抑寄旨之深

言清堂集  
卷五  
遙噫匏之可乘者中虛桃之滋人者體腴帝日絜  
物而自忘其劬斯皆未學之美談而爲大道之餘  
取此者或卽物以著戒亦猶乎提孩握薤者之俟  
乎其間觀者洵得意而忘象將與之遊太空而挾  
乎閭風之居

騷

大閔

遡太初之淑懿兮扇淳風于四荒歸皇極而躋義  
兮罔弗佩夫芬芳偁繩墨以爲深耻兮矧儉忤而  
披猖哀古人之旣邈兮衆飾媵而違行焱商飈之  
漸厲兮亦莎鷄之在宇我獨何爲其栖栖兮乃不  
遑于寧處顧生平有微尚兮愧予步之踽踽豈文  
章之不遇兮亦非圭組之難取謝榮華而不御兮

其白首于環堵望遠遊而未春糧兮思稅駕以無  
所孽群卉之競作兮獨幽蘭之栖遲羗地僻而無  
隣兮抱郁烈其疇知詎薜荔之莫儷兮冀秋霜之  
弗災俟同心之采紉兮慰伊人之相思川原莽其  
威紆兮亦車馬之馳騫蹇俛俛其曷嚮兮徒徘徊  
于朝暮蹇陌上之楊柳兮幾榮瘁于霜露撫顛頷  
之易變兮拂敝裳已非故憶昔登夫泰山兮逍遙  
御夫輕風襲雲霞于襟袂兮踏芝草之靈叢風運  
憺其儵化兮狂滔滔而駛東判趨舍之異趣兮曾  
話言之靡通睨塵垢而不忍卽兮長有概于微衷  
逝蹕越夫兩間兮亦頽仰之夢夢慨魯侯之饗爰  
居兮陳大牢與鐘鼓徒眩視以憂悲兮疇飲啄之  
能下旣鱸鮓之是謀兮宜條達而福履胡物理之  
緯繡兮雖委蛇而易處惟漢陰之遺老兮獨搢搢  
而爲畦竭筋力于鑿隧兮寧抱甕而忘疲屏桔槔  
而不事兮誠惡夫心之存機喪純白而神不定兮

肆包羞而不爲舉世嗤宋人爲愚兮然猶知寶夫  
氓石有良璧于斯時兮曾無人之顧惜曩連城以  
爲償兮今瓦礫之同擲謂溫緝之可憎兮斥孚尹  
爲無益精神雖見于山川兮反弗諒于接席發光  
氣爲白虹兮冀昊穹之見直苟號訴而靡從兮抱  
荆山而長泣丘以盜名跖兮跖亦以盜而名丘執  
一名以互推兮欲別白而終繆貞獨立而無與辨  
兮邪有徒而群啾苟是非之若是兮賁昭質其奚

由予旣冠蓮華之切雲兮鏘璫珩以充佩鏡日月  
而信美兮衆覆惶赫以相怪蕪菘蒹而惡夫焚椒  
兮兩易其性而不能噴糞壤而遷其良兮夫是以  
饜腥穢而未悔亂曰怒鵬之搏扶搖兮翼青冥而  
爭高喙斥鷃之騰躍兮突榆枋而已勞此以九萬  
爲適志兮彼樂不越夫蓬蒿喟賦資之不齊兮用  
大閔于斯曹

大開于海曹

志令於樂不鼓夫善善即地後之不齊金

年高則水陽之潮顯合突赫沐而日後出以

聖聖赫而未封國曰慈細之辭其辭合異青冥而

合開易其卦而不消實難而後其反合夫是以

新計美兮景與歸沐以所到歸其辭而思夫其

由子過振前年之財雲合前年以成所歸日月

風雅

石耳

石耳傷余大夫心水也

名廉徵

大夫守姑蘓

有善政未暮而去賦是寄悼

石耳崔崔漸江瀾瀾之子守吳魯不逮期道之險

矣尚其風來

石耳峩峩漸江逝波之子不理傷如之何子弗旋

止我心則馳

山有儀祖江有嘉魚邦有良牧維民之輿匪子是  
悼民其焉如

山有租兮孰顛于麓山有魚兮孰陳于陸邦有良  
兮孰俾偃伏

石耳四章章六句

既載

既載送彭孝先名舜理嘉禾也

使車既載授之策兮維我有辭彼用擇兮

彼君子兮具區之陽土碩且蕃理尚高明

大邦有理民俗攸平苟自立辟奸慝用潛奸兮慝

兮維子直兮慝兮奸兮維子閑兮

弗滔于貨弗懼于愾鬼神我威民敢有忮

既載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

簪簞

北牕有竹入夏尤蔥蒨可爰爰賦簪簞

簪簞青青北牕之下聞其無塵君子攸處清風激

詩清室集  
卷五風雅  
之于焉語語君子載歌唱爾和予  
簷簷青青北牖之隅樂彼嘉蔭寔佑我廬四月維  
夏其葉如濡君子所憇永日是虞

簷簷三章章八句四句一章章八句

朱路

吳天章

名之紀

秉憲分巡下荆南道賦朱路

送之

朱路四牡于彼道周大夫載馳我心離憂

心憂如惓矢不敢渝維我有懷將諭大夫  
所諭維何念此惇獨瞻印大夫于何能穀  
逃彼荆楚天子所柔大夫葵之景福是道

朱路四章章四句

於皇

於皇志先烈也小子弗類兼以志曠

於皇印祖昊天攸降肇生銅陵迺孤以蒙時維孔  
曠衍沃蘊隆日坼日副頰瞻有豐

有豐者罄其延廣畝爰耜爰耨衆食孔膴違茲鞠

凶率江東下戾止卽川爰獲依所

秉心不回德音單厚肆四方歸之其所孔有孔有

孔庶哉宅南里侯時王毋寔右厥士

誕育皇考匍匐克明瓜地爲文縱橫有章長亶懋

學三才是緼命靡諱斯奄彌厥性

閔台棘人穉無聞知憮憮母氏聖善壹茲茹蓼鞠

我以癯以衰母心癯矣子無逮矣

蕩蕩昊天不可崇只適祖父母不可窮只思忝所

生疚首省躬庶曰我勩寤興靡容

於皇六章章八句

氓蚩 集句

氓蚩誦邑侯傳公名巖禱雨而應也

氓之蚩蚩好是稼穡四月維夏我執黍稷日月方

輿如三秋兮瞻彼阪田祗自塵兮

民之父母憂心愈愈自西徂東以祈甘雨朝夕從



詩經卷五  
事靡神不舉神之聽之以穀我士女  
旱既太甚何草不玄君子至止聲聞于天哀此惇  
獨迄可小安俾滂沱矣如彼流泉  
上帝鑒觀泣涕漣漣與雨祈祈實維豐年既霑既  
足匪降自天自公召之雨我公田  
豈弟君子邦家之基求民之莫天子是毗拊我畜  
我不知其故君子萬年厥聲載路

氓五章章八句

天之生民

天之生民告人之復其性也

天之生民成性攸同既俾厥靈埤之明聰俾用自  
治克淑乃躬遂生順死允復上穹

民之初生維食是餐聖王立政分定有截自食厥  
庸祇力是竭位罔越思禮義爰浹

迺如茲人泯彼天常式怙慧巧率遏厥良肆溥疾  
威如燔如亨履日我懿用罔四方

慧巧所劉如鬼斯翼笱笱孕置掩于靡迹燼殄善  
類如弗彼克不謂斯頻覆曩瘵瘡

維彼昏椽壹顧載復縱是彊禦祐爾螫毒爾自立  
辟小人焉穀反是不思而爲巧鞫

如彼中林載芾且滋條肄日剔稿特有蓄恫莫自  
言爾罔聞知弗念陰汝迺空爾師

天之生民六章章八句

